

夷

堅

志

夷堅支癸卷第四十二事

祖圓接待庵

刊

二浙僧俗多建接待庵以供往來緇徒投宿大抵若  
之禪刹然其託而為姦刹者固不少也淳熙初越僧  
祖圓者倒空鉢囊作舍於天台境上寢室既成命工  
僕翦薙荆棘拓廣基址擬營它屋值暮風雨暴作飄  
落木葉充塞四邊溝渠役者悉捨去明旦將屏疊而  
鉏鏝遺於草壤中圖自往取之草遭雨淋漬氣蒸如  
焚舉手撥尋乃得一銀釧即點收藏之仍誌其所曰  
是必此草能化鉄為金也就掇拾盈朶而還試洗滌

時

小釜煎煮以驗凡湯所及虎所及處俱成銀圓驚喜  
亟築牆圍護草地託云防寇竊自後相繼煮鉄一切  
為上色白金積寧益富遂別作大院仍買蓄田疇養  
僧行六七十輩遊僧始至之日具齋食三品且視以  
錢六十文是錢參政曹太尉皆居台州各有庵舍  
適相附近禪客更相謂不若向曹庵落脚蓋圓經理  
之初乞地於曹宅故因得名尋常諸庵容客不過再  
宿惟此處則雖累閱齋不厭之以是人遊樂趣庚子  
歲蜀僧了祥到彼其其齋供簿已滿八大帙計無慮  
二萬員揆校資費固不勝筭圓自為祥說端本但不

月上定

言草名狀祥亦不問也自至今又十七八年圓未嘗  
妄用是分毫專以濟众故神天相之不已使貪者得  
分之必招禍咎前者屢有之矣了祥金住持鄱陽安國  
寺了祥說

醴陵店主人

吉水縣人張誠以乾道元年八月住潭州省親故次  
醴陵界投宿村墟客店主人一見如素交延接加禮  
夜具酒散對席張謂無由而得此疑有它意辭以不  
能飲且長途倦困遂就寢良久堂上燈燭照耀起而  
竊見主人具衣冠設茶酒拜禱於畫像前听其詞屢

其言張生知之必以已祭鬼不敢復睡主人既退望神  
張像一神眼睛如盞大堆料已墮惡境而無由可脫嘗  
聞大悲呪能辟邪平時誦習於是發心持念及數過  
現大眼者自軸而下盤旋几上須臾有聲剝、迸作  
小眼無數其甚狀可畏乃閉目坐於床誦呪愈力時  
聞敲戶擊搏欲入不能已而鴉噪天且明張亟走出  
取不暇故囊篋但聆店家聚哭無追逐者行二里少歇  
聞途中未人則云彼店主翁中夜暴卒徐扣其實蓋  
因三世事妖鬼歲以一人祭之過往遭害不可勝舉  
其法若無外人則禍及家長斯其驗也湘中風俗大

抵皆然管榮之表叔莫主簿者寓居吉水與張為鄰  
親見說茲事張從此不復出榮之說

羅漢汙池木

饒州城內永寧寺東廊羅漢泗洲兩院相鄰其外有  
汙池方闊三四丈大深不能三尺枯木一截僅丈許  
浮於中歷歲甚久人不記其所來院僧朝夕見之畧  
不動轉意必朽爛且不潔故未嘗漉取乾道初因雷  
之雨震暴下罩池面木忽騰躍為龍爪角儼然擎雲  
而去行人在外者猶見其尾所謂應龍潛於潢汙失  
所處矣其不遭焚者折幸也

院僧說

鄭百三妻

饒州市民張霖居德化橋下販易陶器積以成家生  
三女次者嫁小鹽商鄭大郎第三子奩具亦二千緡  
居稅務巷慶元二年冬父子同往通州取鹽鄭大未  
有嗣息時求一外甥兒養之其後妻生仲與季仲娶  
屠者劉公女別僦舍於北街三年二月鄭嫗欲挈以  
歸先就本屋內治房室其所善巫師言今年九梁煞  
在門切不可移門換戶大忌百二十日小忌六十日  
未易過得若或衝犯必有年命哀謝之人當之愿幸  
勿忽嫗笑曰果有一切方隅禁忌我自抵當於是縱

顧意修營畧不故避擇以二十一日乙丑天明延仲子  
并劉氏婦入才及日暮張氏忽引手拊心叫稱極  
痛遣童報父母亟招醫已而益甚母朝夕守視更三  
四醫服藥輒嘔將兩月脉證遂殆外姻沈三來省問  
女起坐曰姑未知否我只怕第九个沈歷道諸親排  
行皆無第九者再扣之不肯言但云說時便害我命  
問 明旦醫黃裳視之呀然曰他少問到此是然也旋踵  
而殂是日乃四月二十二日乙丑正滿一甲子云鄭  
仲子一房還母居而少婦遭禍豈其命歟楚俗趨邢  
使淫巫得以藉口皆此類也 黃裳說



琴高先生

林鏐學士福州人紹興十八年登科調授△縣尉夢到一宮室見道人衣冠高古風采道潔如神仙中人延與客禮相對從容告之曰君異日任官處宜好生惡生存心苟能於談笑間全活數萬性命陰功不淺也林曰敢不承教寤而莫知所以然但想憶其貌常若在左右至乾道末為寧國府涇縣宰因檢按水潦遍行鄉疇入小廟望居中神像與昔年所夢道人畧無少畧仰視牌額則為琴高先生廟前有清溪高臺臨其上臺下小魚千萬計所謂琴高魚者漁人網取

直清以鹽邑官須索無藝用為苞苴土宜林追念二十  
年所戒白府收魏王罷此品及林之去復如初順伯說

### 畫眉山土地

侯官縣市井小民楊文昌以造扇為業為人朴直安  
分每售扇皆有定價雖村人及過往收市未常妄有  
增加稍積餘錢則專用養母自奉甚薄閭井頗推重  
之一日出街歛閃仆于地若氣蹶者少頃復蘇語路  
持人曰適間逢黃衣人持文牒在手外題云拜呈交代  
接而啟視之云楊文昌可作畫眉山土地替鄭大良子怒  
我應之曰諾遂豁然而寤此必不佳吾甚以為憂有加

逝與之善者掖以還家明日別母與妻子沐浴而遊時  
蜀慶元、年春也歲晚晚客至閩揚之子因來其買扇  
從容話及前事客言畫眉山者正在西川嘉州郡人  
任盡談今年二月內多夢新土地上事今比之昔時頓  
覺靈顯一邦奉事甚謹揚子乃知父為神云福州醫  
李翼說親覩其事

楊大方

楊大方者岳州人為性耿介有操持好者氣見稱鄉  
里紹興三年赴漕臺試於江陵道中過一廟望其相  
貌頗雄整衣冠入謁焚香致禱因擲案間盃玦咨次

得失凡三擲皆得陰玦以為神不賜許時已被酒遂發怒取玦毀之神之側塑兩判官所謂善惡二部者揚控惡者鬻仍批其頰大聲叱之曰教汝作判官畧無靈驗虛受香火享奠可謂失敗何以請我邪我一生留意文章十分準擬科第何為不報我邪語罷引足蹴仆之乃去才出門行數十步酒微醒覺渴悶令擔僕汲水未及而蹙撼呼弗應僕掖徃近處村邸就榻少憩移時甞起謂僕曰酒之累人如此吾適入彼廟實為無禮宜觸威怒遭二卒追詣廷下神王詬責甚峻將痛如囚治賴善判官力為分解曰事勢我定

不免急索紙作書與妻詞意悲哽封題授僕投筆而逝

### 千福藏寶珠

福州閩清縣白雲寺西廊有大輪藏名曰千福王氏據閩日所建也淳熙中時僧以殿柱朱漆暗淡命工莊嚴選行者監視其故所用漆畧與木不相粘綴隱、有紋遂引手剝之見寶珠一顆在柱上中現入定觀音聖像相貌端嚴極為明了至今現瞻者無不稽首敬禮蓋信大士之靈通與人依怙也

### 洞口先生

淳熙間信州漁人楊六者以網釣為業孤子一身生  
涯惟業舟而已日所得錢悉為酒肉之資不買布帛  
盛冬霜雪亦單衣自如酒酣輒往來煙波間鳴棹高  
歌類有道者一日遇道人獨棹小艇從之賒魚楊隨  
所須付之初不語直自是教、未楊亦與魚無倦色  
道人愧謝曰我視汝誠輕財重義一君子人也可喜  
平可喜一夕風月清潔波中如席楊正低頭舉網覩一  
舟從天際冉冉造前細視之蓋向者道人也微笑相  
呼於坐處盡取所負魚值約兩三千併償之楊固却  
不受曰我飄然囊笠底能用得幾許錢先生且留助

雲水費只乞著我同處舡中道人曰我相試已久恰  
來將錢還債仍更試汝、之志堅固如是真可教、  
也即挽之共載但一小童操槳其行如飛迤邐窮河  
源登石岸到山巖中竒花玕果芬香錯落全不似塵  
世揚心意洒豁雖蠢尔一愚頓覺超然悟解便欲依  
止道人曰此非汝可久居之地宜暫還後五年復會  
與出一卷書釣之臨別扣其姓字曰我洞口先生也就  
顧命童送歸元所釣處回故已失童揚不識字以其書  
示人乃金丹秘訣因悉具告曩事且從習學性識開  
明隨口能誦而取魚如初五年之期至躡空而升邑

字里俱見之識者驗洞口之家為呂翁無疑云

鄭四妻子

福州懷安縣津浦坊民鄭四以鬻羊為生年六十餘  
唯一妻而年方及半嘗告其夫曰汝老而無子脫有  
病若做經紀不得時何所以賴今東家兒十七八歲  
上父父母我欲求之為義男汝意何如鄭頗知妻與  
此子相染着初未然其請它日再告度終不可輟且  
悍虞其狠忤肆雷勉從之既同居公為姦通視夫如路  
人鄭不能堪又畏鄰里恥笑自縊以死衆為之不平  
若告于縣逮繫兩姦寘獄中久而弗決妻見夫至罵



曰汝不義背我使就死地合還我命妻恍惚驚怖不知所答但連叫救人獄卒趨走而來無所現時慶元二年偶值皇子誕生德音皆從宥放妻還家稔背惡尤甚每夜見夫索命至振其咽而嘔其皆壓而寤以語厥子覺問極不佳旋嘔血而死

崇

張知縣婢崇

崇 侯官張德隆知縣家有婢五人其一為崇所憑擾雖

不為大害然触事可憎舉室厭苦招里巫文法師視之文生開酒壚既至婢掩面而突曰一身帶糟酵氣如何柰得我文慙而退又招林特起林乃張之婦兄

蓋嘗為祛逐一怪矣事戴支壬中林背微倭婢復言  
亦一葉一片芭蕉葉耳我不怕它林中於是崇愈橫肆張邀  
商日之宣法師同梁緄治之梁先行詰問曰汝曾在  
誰人家作過謝曰固有之只是過公宅門不得有穢  
跡神兵以千萬數羅列遮護豈敢正眼覷着蓋梁氏  
素事此神甚嚴敬也梁叱之曰汝是什麼精魅分明  
告我若不肯說當拘擊北鄆無間獄中良久始云是  
南門外石獅子願慈悲恕罪自當屏梁亦與商共  
議具狀其故移牒東岳收管婢即時頓醒石獅者不  
記何年所立形模猙獰兩目睜然近臨官路是夜

其處風雷其處雨雷歛起明旦遂失之不知所在高  
戊日宣者頃為任道元考照亦戴支中右六事皆慘

說

臨淄石佛

臨 青州縣淄縣二十里外有古石佛一軀高丈余在田  
野間宣和年春忽自搖動晝夜不少止邑民遠近之  
競來祈拜日不減萬人又防其覆壓不敢輒近邑宰  
吳直奉議健決吏也惡其妖異感衆集里保丁壯擊  
碎之亦無兆祥明年縣遂為群盜所破識者謂石乃  
良止之物動則變生矣述異志載邕州事蓋此類也

德  
鄉  
說

夷堅支癸第四

夷堅支癸卷第五十一事

陳泰寃夢

撫州民陳泰以販布起家每歲輒出捐本錢貸崇仁樂安金溪諸績戶達於吉之屬邑各有駟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歛索率暮秋乃歸如是久矣淳熙五年獨遲、而來盡十月不返妻頗以為念夜夢其披髮流血告曰我此行不幸到安樂曾家為所戕杀盍亟為我雪此寃旦與人言皆曰心疑生妄勿信也汝夕夢如初遂訴於郡太守王曉浚明謂事于刑名怪其憑夢申理扶之出還家啜泣夜聞戶外剝、彈指聲祝

殺之曰吾夫有灵此聲當入室俄頃撼床恍不已妻悲  
日怖翌再詣公庭哀祈且拜且泣守惻然為下其事縣

宰張公茂老悉集諸駟驗究有曾小六老在數中白  
敢宰言舉室受陳氏恩未可報那報作此大惡既以某  
日離某家去矣張無以詰後五日里正報嚴陀村道  
側有卧尸牒尉檢視曾以甲首曾往會曰非也又五  
日或與曾素仇告其實杀陳泰埋於舍後竹林中於  
是捕送獄才鞠問即承伏云初用渠錢五百千為作  
屋停貨今積布至数千足因其獨來妄起不義之心  
醉以酒隨行共一僕詐主人之命使先歸語妻云梧

索未就尚須小淹僕去少時遂斃之於山下前所驗  
道側之尸是已續乃縊陳而埋之不敢復隱獄成坐  
殊死

連少連書生

饒州安仁書生連少連其父仲舉下世獨與母居年  
甫冠就館於近村富家館相距半里諸生暮歸唯一  
童作伴當春夜月明燈下誦讀忽聞簷間效聲舉目  
視之見紫衣老媪豐頤皤腹已在側出語通殷勤問  
為誰曰媒人也東里肖家有小娘姿色絕如神仙也  
中人暮秀才容儀請於父母願為夫婦使我來連意



其家快性才說便要成幸勿遲緩生曰無乃太忽、  
乎我談笑得一好妻豈不大願然要俟歸白母雖正  
分終悴辛苦所獲能何今肖女奩具萬計即早成婚  
今日可化窮薄為豪富但一諾立諧矣生沉吟良久  
許之才頃刻去而復來携兩小鬟先至便有數黃衫  
卒施供張敦茵凡金玉綺綉雜然歲須畧備納采問  
名之禮始為允當媪曰秀雜然前尚疑信未決聆笙  
蕭之音鐸洋漸近翠幢寶蓋畫扇圍列女子下花輿  
席地步入真國色也生日昭心蕩默自計曰始與之  
結好則好中子物皆吾有耳媒已知之咄曰秀才何

得遽起薄倖之念生諱謝曰無之就席酒半始合盃  
覺女唇間有牛吻氣乃托以地迫招盜悉收飲器四  
持金帛寘篋中加扃鎖焉一羊頭人自外持挺入訶曰  
不得無禮俄冷風滅燭衆一切奔散月色依然間無  
所見隱約聞樂聲赴主人家祠堂內小童熟睡蹙之  
起吹燈發籠榻、然并已之衣衾書策亦羽化生惶  
惑待旦走告主翁、驚嘆不已云是吾家所事肖家  
木下三神也生亟謁館而去

北塔院女子

秦鄱陽吳伯秦淳熙庚子歲偕二三友結舉課於樂

平西禪寺北塔院童行姓詹者處鄰室夜間與人飲  
酒語突穴壁窺之見一紅衣女子殊秀艾意其挾外  
倡入又念邑市無此人每夕皆然或夢壓呼叫嘗詰  
其故不敢諱乃言此女夜、携酒漿來散穀來共享  
醉則留宿只着乾紅衫未嘗換亦儼然無垢汗捧一  
水精合在手會罷必藏於藏於袖求之不肯曰有父  
脫或見問何辭以對不可以歷數月詹虺羸骨立度  
不能支吾捨之而遁竟死其前一僧亦然續有吳五  
戒者至不久亦見急徙居人指以為凶屋莫敢至遂  
推仆為丘墟後二年有應寺丞之子到邑頗聞其事

始言十余歲前寓彼一笄女暴亡菽于廡下吾隨牒  
入嶺表茲方北還正謀火化其遺骸耳啟棺之次得  
水精合紅衫尚存乃証昔為鬼而害平人也

瑞應尊者

恭州報恩寺有羅漢洞塑為巖壑五百所人物散處  
其長大與生身等唯瑞應尊者一像乃天生石所成  
其顏狀衣服襞摺文鱗悉具了無斷削痕迹莫知起  
斷  
司  
於何代紹興間忽失其首寺僧告於州申達置制可

徧下屬部尋訪弗獲乾道中一蜀商泊舟江陵沙頭  
夜夢異僧來謁曰貧道受業渝川之報恩今行脚西

恭

歸擬附於舟尾如辱賜許當先拳候於白羊口綠寄  
苞豈在彼越便遣取之商曰諾寤而恍然大蜀客大  
抵率能於亂石中識別璞玉礪礪及至白羊沙磧間  
得一圓石高丈許宛如人頭眉目全備而圓頂無髮  
衆方聚觀商認為夢中所遇浴而收之將至恭州作  
供行次洞前見一石像方袍無首默與心會何方丈  
辨香華迎於江濱寘之項上脰合無齟齬遂復成全  
時挈軀是、朱師右少卿赴召造朝紮家游洞子婦求嗣  
者竊其隻履而去諸僧不覺也十年後朱還鄉過渝  
夢僧稱在報恩挂搭乞施履寫明日為家人語訝

其異婦始自陳曩事敬以歸之

鄧都觀事

家

志州鄧都縣五里外有鄧都觀其山曰盤龍山之址  
即道其所稱地極地獄之所舊傳王陰二真君自彼  
仙去衆嘗為岳戈踐暴故多古跡晉唐五代乾竺殿  
猶在吳道子畫壁丹青如新丹井上二柏狀如龍角  
人言東漢時物老子丹皂後柏亦數百年枯摧裂而  
直幹堅如石皇甫先生赴召過之曰吾能使此柏再  
榮即布氣呼手拊摩盤根錯節處自是數十枝復蒼  
翠如初生者政和以來有旨禁米捕群鹿至與人雜

糝養餌引子卧廊無食厨蔬居然相忘淳熙十二年  
中元日方從齋醮鹿從用井未數百成聚驟首霄漢  
間五色氣自井出散而成雲中有笙笛鸞鶴之聲至  
暮知現白道士無疾而逝咸以為尸解云

### 趙邦材造宅

紹興中餘干宗子趙邦材造地宅飾臺榭恃其屬籍  
凡所需材木不復誰何肆意芟伐自僧宇神祠民間  
墓墓工暮樹無得免焉屋壁上而怪出現白晝昏暮人不真  
居落成未幾縣尉黃子強往致慶傳觴行酒皆臭不  
可近趙知其所由來叱罵周雨而罷次日庖婢以昨

夕籠餅供朝食至前滿盤化為穢物遣視甌釜亦然  
遂卧病平生治僕妾輒以髮繫柱捶楚无算怒猶不  
釋則沃以糞溺至是苦肺熱命家人取閭中汗以解  
他之其妻不忍紹用地漿進嫌弗快必快此汁飲竟瞑  
目而殂黃尉傳其事於善類使廣之以警為惡者俾  
知所惧云

白雲寺行童

淳熙三年夏吳伯秦如安仁未至三十里投宿道坐  
白雲寺泊一室中喜一榻梁潔方匹馬登頓頗倦不  
解衣曲肱而卧勝隴間見小行童垂茁髮着短褐衣



拱手側立情態恭甚意主僧遣邀飲茗語之曰容我  
睡少時便去見童不荅亦不退俄然而隱吳殊未以  
為疑再合眼復又在側又與之語不荅不退如初乃  
急起訪僧笑曰比有士大夫暫憇此榻所覩亦然蓋  
昔時童行某者性好雅潔淨自買此受用而去年已  
亡小童痴迷故尚尔戀着亦可念矣吳勸付諸火以  
絕之其怪遂息

神游西湖

樂平新進鄉民陳五為翟氏田僕每以暇時受他人  
庸雇負担遠擔紹興四年春在家病疫死曾臆尚煖

家未忍瘞越三晝夜奮而起說初死時覺鳧鳧從腦  
門出見本身卧床上見叫哭作聲相呼更無應者有  
一神人稱將軍領去通別病家歆享酒食既醉喚我  
前曰我聞得杭州西湖景致極好常恨平生不曾到  
今欲因巡歷游翫一遭倩尔引導候着了當放尔即  
命監守者捉我寘布袋中攜以父行沿路過人之也  
家供獻則挂袋於戶簷下丁寧莫要喘氣盡將食物  
收拾挈去急忙不少停又詣一家一日須十余處昏  
暮入廟宇將酒由分給人從亦自就位飽食如此五  
日到臨安游湖天竺靈隱市肆園林逐一行遍只不

敢入道觀復從海岸抵福建回建昌撫州至白干查  
齊雲家歇憇坐未穩一急脚走報曰速去、俄聞辟歷  
電霍閃震動天地一道士帶星冠仗劍捧水誦呪念到  
火發燒屋處衆扶擁將軍以下奔出更相踏踐我依  
問前在布袋內不覺擲落地元來却只卧此問自是遂  
活是日洛陽康義仲來翟氏莊目擊其事及秋末康  
與翟同往踈山經白干專調查家訪動靜云今春舉  
室染時疾得道士行五雷法祛之而愈正合陳五所  
言

石頭鎮民

慶元、年冬石頭鎮胡大夫家脩設水陸齋會市民  
龔三者日持烝芋來鬻至判斛之夜歸差晚行到燈  
至火盡處若為人所排仆地悶絕妻子訝其不致秉荻  
炬迎照得之舁以還舍舉体冰冷燃薪溫其手足稍  
稍有蘇意漸能言曰恰逢着鄭十五與孫山東幻兒  
問其去處荅云胡知府宅設水陸齋會故往趨赴我  
尋你多時不曾見今且得值過於此便搨倒我恣意  
拳踢毆打須要捧捧去我盡力扞拒不肯行他怕天  
曉方始相捨是時鄭十五已死十三年孫氏兒亡  
未久莫知所何寃龔言訖涎涌於喉間飲之以湯亦

不能納奄然長往

劉居晦醮設

樂平南原人劉居晦慶元三年春就家醮設既訖事  
其小子明哥忽發狂言如物憑附云

玉皇敕北方真武神君降我家諭旨今日醮筵章奏  
全不虔誠更須擇日舉家齋潔別建一百二十分多  
多獻金錢謝過祈福有如不然定貽大禍劉氏惧以  
袋為黃裳藝慢所致痛醮責之衆相謂曰吾曹安敢不  
盡誠敬但上天高明豈肯用禍福赫誘下民需索供  
懋享是必木石怪魅假託為之推其徒王師行正法考

台童子見光中攝到土地社令詰之對曰非祀典之神三人詐偽為此即逐之境外仍刈我近處林木一大木根下疑木冗通舉烈薰灼之三巨莽迸出而死劉以其木與興福僧寺是日有崇仙觀道士謝時亨在醮壇而出外買食犬向明哥又言帝知謝時亨輒啖厭物來日午時必殛之語竟狂子即安及期時亨殛劉益惧遂更醮席而才至四月上旬以微疾亡蓋大教且盡故鬼得而侮之耳

新喻張屠

臨江軍新喻縣屠者張氏居於僧寺之傍每宰豬必

以曉鐘時起紹興某年寺主僧於半夜後夢男子婦人凡五輩皆着烏衣羅拜於前同聲懇言告和尚乞慈旨與道者免撞來早鐘覺而又夢且云性命所係而危在須臾只得一語便可活愿慈哀救僧寤為異急呼直鐘道者諭之道者已攝衣將往聞僧所戒猶云此所以警旦寺院法律當然宜廢不講僧曰一段因緣續當說你勉听吾言乃止天明道者出過屠門曉張問不擊鐘之故以僧語告張曰賺我失晚誤一日經紀然當死之母豬遂生五豚亦為吾利道者還白高方丈僧特造張屠開以因果之理曰人生百技何必

造業如此儻肯別謀生吾以衣鉢所余助爾張即奉  
命僧與之錢百千使改市它貨張素無子而得男讀  
書擢高科致位華顯不欲書其姓名

此卷皆吳漆  
伯泰所傳

夷堅支癸卷第五



夷堅支癸卷第六十三事

尹大將仕

秀州廣平橋尹大郎將仕其家本微致力治生雖無田莊而浮財頗裕唯每以無子為不足已而妻得男憐育備至迨長成下劣不肖破蕩錢帛父母受鍾於心亦不腸較俄以病沒尹悲悼之切不如無生或教齋戒擇日禱於福山岳祠遂具舟楫與妻偕往及抵岸尹謂妻我先詣庙下排此牲醪明日清曉共焚香供獻既去移時不返妻自步行咨訊至憇亭則見亡子用兩手執其父骸而問之荅云不干娘事我前生

為某處縣尉顧船渡江尹大作稍公利我財物擠我  
溺於中流今當索報母泣曰爺娘養你二十年竭盡  
心力家計任汝費耗豈不念此曰負財已了只是欠  
命母度不可解又泣曰既宿世冤債所不容免但乞  
放還舟中堅不從斯須而斃

野和尚

襄陽南關寺僧寶樞姓野氏本太州人來駐錫時方  
二十歲能疾誦孔雀經聲音清亮人家多邀請富有  
衣鉢俗呼為野和尚淳熙甲午赴近村經課飲酒回  
耳畔聞嬰兒啼聲如是不一甚異之左右前後並無

人家寺中又無寄寓者不敢與人說寺前臨江其北  
有人煙市井僧常渡北岸憇于張氏客邸從其妻談  
未了一優伶携女子入邸僦室以居僧見之心頗動  
未幾厥頑病僧每日必到彼為治粥藥因與女接杯  
酒之歡既而頑死又捐錢殯瘞女感其德遂陪之歎  
昵僧猶未快意育髮出外取之為妻連歲產三男生  
計益進凡十餘年妻病亡復用故度牒拔刺三子以  
次繼為伊僧徒居南漳縣雙池寺而彈孔雀經如初  
紹熙甲寅季祖忠訓作邑宰尉猶識之

瑩

青州譙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後有大柿樹圍三丈許  
蓋百余年之物崇寧二年冬雪寒太甚木凍裂至根  
中有奇石長袤丈紋理營然碧色可愛聞者爭來覘  
郡僚亦至莫能測其兆應多以為吉祥然自此家道  
凌替售宅於它人居之復不寧洎宣和末不及三十  
年屢易主矣

張七省幹

張守中者本會稽人隸役高門得右列一職買田揚  
州江都稱為七省幹淳熙二年詣臨安攝內諸司冗  
局其母與詔宗室女為妻言定矣張過市、覘銀鋪

秦氏女美色適憑媒禮娶秘不告母後兩歲母方知之自越來見秦婦元不甚美然已生二子不可逐母還家厚餉卑詞謝絕趙氏趙氏以結約既久無故遭快斥羞愧悒快而死張之子繼夭折生事亦退酷嗜酒爲田園蕩飲費一日登酒樓遇道人清眉秀目先踞獨坐飲引袖長揖而笑曰君不是張持正名守中者張曰是已但與先生素無一面何以知守中詳悉如此道人曰君合有三子二女官戕隨分粗得近見姓名乃注在死籍不知作何隱惡以致於是其事亦不久吁可惜哉張大駭不能措辭道人趨下樓迹之不見

歸為秦氏說巫修設醮席祈哀踰歲而

右在四事  
德郡說

### 鄂幹官舍女子

湖北轉運司在鄂州其幹官所事常有鬼物出沒家人多盡見之宜黃劉巖叟滿罷代者胡承議已入宅以初到遍謁諸使及郡守率用五更三點出一子未娶每其父夙興必起侍湯粥送之升輜乃復寢嘗值美女子相顧而笑方注目又不見自是屢有所親自言則是鄰近鋪籍小女民瞻慕丰采乘間竊來胡子浸有惑志但念官舍嚴密豈外間婦女可得到以扣小吏、曰此決非人俟其再至試執而視之當驗其

實明早承議出謂女徑造子室予以言誘之曰汝既  
云慕我當少畜從容快滿平生志願今條來條去甚  
無謂也女躍喜即有相就意胡子直前擁之復奔迸  
求脫把持愈急覺懷抱間漸縮小呼燈至則木板一  
片在手蓋舊屋翼剝風板也取斧折而焚之怪遂絕  
此跡是時淳熙中秉義郎賈伯洪駐息見其異

淮陰民失子

楚州淮陰民為保正遣其子赴縣輸租子不肖盡以  
其供飲博費徒手不敢歸信步野外彷徨無所之忽  
有兩人從山中出為憐撫之狀招使隨行至彼處大

告屋深廣如富室而寂無餘人子造餛持炙魚燒肉各  
一楮與之曰飯適已盡未暇別炊子啗魚肉訖殊不  
飽兩人率之暮入農家竊庖厨餘飯并飲饌分食當  
晝則捕禽鳥漉生魚煎煮飫餐間盜酒共酌此子冥  
數迷不復知朝暮日山下諸家積以夜夫物食知必鬼  
魅變怪邀巫治之巫置布步網戒居者伏伺灶側夜  
半三黑物髣髴人形越窻隙而入翻盆攪甑睚眦尋  
索於是突起呼譟相與逐之蒼忙奔遁其捷如矢衆  
秉炬火追趕僅執其一束縛以歸謂為魑怪听其辭  
乃此子也走告厥父、至問同行者為誰不能言尚



記窟冗所在引衆偕往空無屋廬惟大石亂嶺巖墮  
薪殘蔕煤地堆積鱗羽毛血藉滿地共驗為山鬼  
不復窮覓父挾子而去右二事皆賈伯洪說

大孤山船

鄱陽民黃一受僑於鹽商為操舟往淮南還至大孤  
山乘順風張帆捷疾如飛當白晝與同輩十許人坐  
立舷外中一人反顧見空舟甚大亦有十許人主持  
銜軸而進慮其或相撞觸呼衆視之同聲叫後使引  
避惟黃一受無所覩方與衆爭辯且抵其妾轉眄間  
藍舟平沉旋即覆翻所載悉淪洪濤人盡溺死舟忽

躍起黃隨而騰出遂獨克乃知向之值遇蓋鬼神之作崇者慶元三年三月也 趙希說

### 大浪灘神祠

嚴州大浪灘在州北十五里介於兩山之間深不過八尺而湍流峻駛。回曲折稍遭風色則激為巨浪由是得名往來者多苦濡滯紹熙四年鄱陽周貴章赴省試與鄉人羅正臣李顥祖康師尹相值於常山買舟同下逮至彼灘見它郡貢士舡三十余艘鱗次岸滸皆阻東風久者籠七八日更相愁嘆不敢解纜或強驅童奴盡力挽絆纒少進復猛退而忿鬱而束

擔陸行者且慮失試期曉夕隕獲餘干董經負擔略  
出語衆曰聞坡上一廟乃威惠王行祠盍往祈禱脫  
蒙垂祐便可去矣皆合詞曰然時已昏暮即籠炬造  
謁焚香列拜董拱而啟曰神王聰明正直受國爵封  
又享血食於此今朝家三年大比網羅賢俊公卿將  
相悉由此塗禮園闡較藝程限迫促顧留泊此地欲  
往不能願一施威靈詞禁山川后使灘上諸舟前進  
无壅豈惟寒士蒙賴亦所以報國也禱罷焚獻紙錢  
稽首徑出至夜狂風尚厲漸以帖息天將旦波平如  
席三十艘順風相銜畧無礙滯始悔乞靈之不早云

因少陸  
說

彭居士

名 鄱陽安國寺在城內有田去城西百里各全保庄始

時主僧惟直苦志戒行為道俗崇仰常詣庄檢校夢

童報言彭居士求見延之入坐戴短簷帽着青道服

直 後一虎自隨既坐視白曰吾久隱茲山未嘗輕與世

暮 接暮師名德之重是以一來顧視室庖推敞已甚異

蒙師力一新之直許諾覺而思之曰此地實名彭岡

客所稱姓與合契得非神之神乎明日詢訪則父老

皆云不聞有彭居士者獨古松下一小廟相傳為彭

大郎必其人也即訪之茅茨蕭然上漏下濕香火亦  
缺不講直為之慨然命工整葺立成華宇繪畫像貌  
設儀衛儼赫由是彭岡神祠遠近供事它夕焚香謝曰

百年寥落一旦頓獲新居沾受血食老稚安堵皆禪  
師慈悲所致恨無以報德有所獻乃邀至高坡上指  
示其下曰此可以辟良土百畝願冥力焉是夜聞被  
屐履聲雜沓如教萬兵經營鉏治旦起視之向荆秦  
沙磧坦平如掌自繫虎原西盡至膏腴至今常住寔  
賴廟中有黑漆連椅一座初議更塑神像未暇致功  
行者法堅以為徒設弗用且障壁畫蔽取置長生庫

中掩為已有。遮夢神詈責，亟負以還之。寺僧圖其形，并畫虎於坐右。每出化供，必奉之以行。將謁其家，未至其家，必先聞猛獸哮吼聲，相謂曰：「安國化主來矣。」已而果然。故無不樂施。若次旅店，則商賈增集，皆徯其來。距庄三十里，有小墟市，通江西多路，富民居頗苦寇攘之患。唯全保晏然，蓋嘗有至者，皆值虎遮道，不敢進。其為盜者，皆黥卒間，有取獲，自言如是。此寺曾感五神顯迹，已載之丙志。彭岡祠室正與之同。予了舊傳其事，不詳。審周少陸得此於子祥長老，故備記之。

城隍廟探雀

饒州城隍廟每歲春夏之交多有雀巢於屋翼內孕  
育雛卵點卒錦先揚成魏贄皆從他郡配隸已三十  
余年一為憲臺司閤一為泉府庫典一為軍頭所居  
與廟近慶元三年四月三家之子各十五六歲相率  
入其中欲採取乳雀而高不可升乃踏神像夫人之  
肩攀肩緣而上得十數枚像泥遭踐踏剝落地至晚  
三子同感疾昏熱如炙不能出語夜半愈劇其母固  
有莫知其事有它兒戲時亦在彼見之者為言所致明  
日携香楮詣廟禱謝不獲命既而三點以病次卧證

瘥狀全相似醫療弗全才五日皆不起其子浸、困篤  
未必可生觸犯大神誠可譴乃禍延厥父豈其偶然  
邪義方之訓非所以責之也

舒七不償酒

鄱陽每歲迎神之會習俗已成有加而無減逐廟各  
一兵或一民主之至于酒漿沃犒其徒又自隨人致  
力謂之心願大抵心識不正以是為禍譴驚動者間  
有之焉紹熙三年春縣前居民舒七者開酒肆其家  
與縣城隍祠相近預欲以酒飲輜卒及一行諸人既  
而負約衆憤怒往、出言詛之至七月晦日暮從外



還舍少頃就睡逮三更醒寤轉側覺卧處甚冷伸手  
摸索一物大如臂麤澁且滑駭而呼妻、熟睡寢弗  
應擬下床為物纏身緊痛不能作聲猛奮擲大叫母  
口 在鄰壁云待我未持燈往照乃一蛇呀然張欲似欲  
吞噬家人盡起母敢造前母忖知其故急詣廟招祝  
史買黃錢置箱內扶請蛇去舒遂病悖不食以八月  
四日死是夜見夢於母言已入出境目今受罪告速  
追償前愿庶得脫免母如其囑越數日又夢云幸得  
從輕毋勿過悲拜訣而退舒至過不至死地受罰亦  
酷矣

廣祐王生辰

饒民以八月十五日為戚惠廣祐王生辰致供三晝  
夜及罷散之際每處各備酒果飲福同人靜則集會  
慶元、年第三日事畢將就坐而排列果食多不見  
是時無閑雜小兒皆疑其何以失明日再往收拾聞  
殿上酒香且有遺下骸核之屬方怪之見泥塑獻花  
童子倒地如睡酒氣自其口出共扶起立於元處自  
後遇夜巫祝或逢其遊戲相歐遂久而乃定

廟祝洪  
與祖說

許僕家豕怪

樂平廣衝人許光仲之僕畜一牝豕凡歷歲每生豚

必以十數滿三月則出鬻累積二百不啻獲利已多  
慶元初忽產數異一為馬頭一為人首一羊首一鷄  
首四足各有他狀僕絕以為怪既而曰是必造業年  
深還債了足欲就屠宰以託化故現此怪耳盡擊杀  
之投於溪流而貨其母於屠肆自後不復豢養

夷堅支癸卷第七 十事

蘇文定夢遊仙

此段道校字利同朱等

熙寧十年蘇文定公在南京幕府四月一日以卧病  
方愈忽、不樂因起獨步於庭天清日高命僕暴書  
閑取山海經隱几而讀不覺假寤夢薄遊一所樓觀  
巍然金朱晶瑩叢以奇花香草雜以丹霞紫煙入其  
門登其堂門之榜曰神府一閣、閣名甚高名甚高不可辨左、缺  
碧池右雕欄中有一堂之榜曰朝真自堂趨殿、名  
篆体難識旋臨一亭几案酒散悉備九人聚坐其間、所  
披鶴氅或紫或白其冠或鉄或鹿皮或熊經烏伸或

之以便卒

彈琴對奕歡笑談話視蘓公自若蘇頗嫌其簡傲捨故也蘇謝曰謹受教良久為家人所驚遂寤乃作夢仙記或謂蘇公借夢以成文意未必有實予竊愛其語而書之累而不知所以有累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者皆有以招之

合龍山小道者

贛縣東北五十里有合龍山以有遠近數十山皆如龍形會聚結蟠於此用是待名地荒寂初無居人一僧不知從何來乞錢儲粟作草庵於下農民姜氏生一男出胞即重眉下者如常兒上者各垂長三尺即加襁

襁不食母乳日自長大七歲猶不能言父母怪為非  
凡施之此庵俾出家呼曰小道者已而在庵傳說其  
言異 仁宗朝令郡縣津致赴京師召入宮忽能語  
奏對允愜至尊歡喜時年十二詔落髮為僧御筆賜  
名行本錫賚珍物并后妃所與金銀其直數萬貫放  
還鄉以所得貨易創為大寺經營之始其師買木於  
虔化深谷中距水百里度非數載搬輦不可到方以  
為憂一夜大雷雨溪江皆盈明夜視庵外凡合用梁  
棟析拱榱桶了負一切浮至前正足其數萬衆嗟嘆  
呼老僧為活佛謂能役鬼神爭持助金帛至於橋道

階級甃砌藻繪以次成就甫訖工行本對佛合爪跡  
羅跌而逝首尾才五年今寺中金龕罷漢及御書法名  
尚存棟宇皆良材雖厨溷亦樺木或有欲制作什器  
將換以它木者必遭蛇虎之害其一鄉敬事之不衰

### 王司戶屋

饒州上巷街東有王司戶空屋相傳鬼神物據其下  
歷廿年無敢輒居淳熙初年夏德興士人姜廣挈孥  
從外邑至不深知其故為牙僧所誘賤直僦之方數  
日燈前讀書夜艾油盡出就簷間月色耳中忽聞波  
浪涵湧之聲地去江湖遠又天清無風殊以為異回

餘頭顧見一蛇麤如椽鱗甲雪白紆余伸縮盤旋天井  
裳夕中濺洒若雨沾濕衣屢急閉戶就寢終絕波聲不息  
翌旦視之高下皆有水痕天井雖深五尺許久即乾  
姜燥不悟水之所來蓋蛇所吐聚沫也蓋不能頃刻安  
徒立徒它舍後八年張南仲待制子曼修思永議買  
之朋友勸止張曰吾為國家命士何畏於妖竟成約  
而定居已又建高樓於後外臨湖山然每遇月夜蛇  
呼仍為怪處者未嘗奠枕者醫召巫略無虛日十三年  
夏夜張置酒樓上招兩友生及子思順同席星斗粲  
顛然忽暴雨震霆一柱自穎至末為雷斧析破自是遂



帖、無虞蓋為厲者陷於斧矣張以為不祥轉售於董氏今已累歲不復驚恐

陳秀才游學

汀州陳秀才紹熙中游學抵餘干入縣庠賦性厚朴而舉業又高邑中二富氏子弟皆勤苦篤志讀慕其才偕與之交游遂延致書館踰三四年不言歸名儒

李彥聖知其有父母語之曰離鄉力學此意固可尚屢副然遠捨庭闈累喚不還何以付倚閣之望陳但唯、

終歲不暫出門朋友邀之行樂亦不肯從或勉強陪隨旋踵即反人益證其謹飾初不它疑慶元三年二

月忽訪彥聖求屏却諸生拜而請曰閩俗娶婦至難  
况於寒士其所以久於外者非婚姻成遂誓不南轅  
聞吾主家有季女欲擇對伏先生一言立可得矣彥  
聖駭怪曰彼家元無將嫁女君託身其舍館不應萌  
此念豈病狂耶陳毅然作色曰我那敢妄其女蓋常  
相窺覘彼此屬意已久即探袖取衣巾帕篋數種曰  
此其所與者也彥聖不得已為詣富氏審訂虛實陳  
掩面垂泣富氏子弟度不復可留命僕治疊行李厚  
塞其資贈遣之出回視卧榻若對婦人道尚別語哽寒  
不忍去才行狂疾大作叱送僕退擲裝素於市橋石

縱欄干邊危坐七晝夜不飲不食從值風雨亦不動搖  
衆士慮其死亡且惡傷同類列狀白邑宰葉初使傳  
鋪逃押歸汀葉不听置之於齋中迄今神采如痴富  
氏之人言數年前曾有亦寵妾終於彼陳所遇者蓋  
其鬼云

光州兵馬蟲

光州經建炎之亂被禍最酷民死於刀兵者百無一  
二得免雖數十年幸安然不為善國淳熙初上饒王  
人傑為郡首遠樂平士人李子慶偕行既至見西廊  
一庫局鑰甚嚴而塵埃堆積問之吏卒舊甲伏庫怪

素物居之累政不曾啟鄭索貪意其中必有伏寶破鎖  
入視几械器紐刃皆断裂損蝕無一堪用唯梁上挂  
數十百棧或麻或絹所為彼人言方亂時民逃匿  
先地悉自經於茲室此即縊索也風雨晦明之夕鬼  
哭不堪听非特如是州治之內掘土過尺則骸骨枕  
藉其間獨設廳無之又一種名曰岳馬蟲才高尺許  
而上為人下而為馬繒束介胄全如騎軍各、有  
伍所執好緣走牆壁甚則登几案隊五行列殊可現率  
四、西五十騎必有一部押者比群輩稍高值其為怪則  
入人寢卧處或飲食間千百環遠彌日不去能用天

敬治

刃傷人極痛楚苟怒而杀之立致奇禍李處書館半  
歲本無所見漫散卧榻令數卒致築地面發土未及人  
尺白骨縱橫所為兵馬虫稍、出現日復一日其来  
鄭守益多於是始惧夜不得安寢遂以妻疾為解辭郡首  
而歸

古田民得遺寶

福州古田村民夏夜已寢夢一異人來謂曰汝暴得  
遺寶便可至富今現在門外宜急起收取稍遲怕落  
他人手可惜也氏素貧甚既覺即趨出果得一朱紅  
小合正當行路捧歸開視有金數兩銀二定未敢輒

取置於神堂卓上自守宿其側旦而驗之皆真物也  
不勝喜愜率妻子拜而受賜俄見巨蛇蟠於前十數  
匝高與卓齊民知為畜蠱家移禍然不可復卻於是  
致禱願盡心敬事蛇遂隱時化為他虫或吐涎沫  
民固耳聞鄉井姻戚談說大槩乃貯藏之施毒於人  
積歲所杀不少資業日盛後為被毒者所告官捕係  
鞫

犯  
減民身配海水子配廣南押過贛州子病死於道店  
贛丞張思順檢尸防卒出示元獨由具載本末今不  
能憶其姓名也 右五事皆思順說

趙彥珍異

珍 鄱陽宗子趙彥居永寧寺其妻某氏乾道八年暮

以冬被病寢於困薦時方二十許歲明年正月十日夢

青衣童子兩人造其床前語之曰汝到不得新春才  
望見節氣定死矣妻亦敏悟既覺告夫云命數前定  
我病勢已惡况於神言如是其死何疑今旦夕如鬼

銀何用邀喚巫醫修治藥餌家貧無力空為妄費耳  
遂屏去粥藥略不向口夫持盃泣請亦不對是月十  
四日未曙立春當日正午又夢二童來問曰汝是趙  
氏女耶趙氏婦耶曰趙彥珍妻也童相顧曰幾乎錯

安 了徑出妻忽聞鄰家哭聲驚悟使詢誰人乃寺外高  
縣尉之妻趙氏也即時汗出如漿遂尔 愈又十余  
年始亡彦珍後改名彦典

趙彦典夢

趙彦典淳熙十五年冬夢貴人金章紫綬直造所止  
修謁謂其誤至方擬引避已下馬徑前入坐書室典  
束帶敬揖未及問其何官客遽云偶携榜來君欲觀  
否典謝曰幸甚即探袖取文書揭壁間注視之皆宗  
子名也有珍者彦在行間客指曰是君否荅曰彦典  
本名實為彦珍後以宗司檢案它人相同之故遂改



今名於此無所係客徐以筆圖圈之徘徊少選復捲  
置袖內而去典覺而深念將欲仍舊則非申宗司不  
可始記於書策頗用為慮次年軍息赦下許赴量試  
而期日已逼願改不能但以典字及揭榜遭黜果有  
彥珍預焉又數歲月年過四十例始補承信郎右二  
事彥  
典說

胡廿二男

樂平何衝民胡廿二慶元、年二月在田間耕鋤人  
耒問報其妻生子急釋耒而歸到家見妻正問絕於地掖  
起灌以湯少甦乃視生子腎後出一牛尾長幾尺許

繳繞棹動左背牛毛皆滿妻曰我恰來梵為它驚杀  
如此怪物當即投之溪中胡又不忍只斷其尾而留  
之至今三歲舊椿榭上復出小尾然則前身為牛可  
知也

九座山杉蘭

興化軍仙遊縣九座山僧寺據之上有巨杉數百尋  
甚熙中一杉之杪忽生數花全如函蘭芬馥絕其僧命

工畫其狀并折花獻於使君其山甚高峻嶺三十五  
里至其巔得平坦之地五更寺當其要九峯橫前中  
一峯瑩碧照曜儼如立空初五代王氏擅閩日它境

野僧布素梗朴以一杖自隨詣福州永福營、若有  
求或問何為曰吾欲擇高廣地可安千僧時者方尚  
武其人應之曰我久要尋踏著千兵處未能入手如  
何容得閑和尚僧乃去永福與仙遊鄰境九座介其  
父問僧登山徘徊覽眺犬堅卧不動叱之曰我豈不知  
是此事道場耶只恨溪水大逼山下勢不寬拓耳是夜  
驚雷震激天明溪移退二十丈居民怪焉已而知其  
故因共挽勸使立庵舍遠近施財不約而集遂成禪  
林當是時囊山妙應師同出應世雅相契合此僧戲  
之云你所處臨通遠只做得飯店妙應笑云豈不勝

於乞兒乎閩人競傳其語至今三百年囊山常住極  
盛歲收谷踰萬石往來就食不以多寡雖官僚吏士  
亦一粥一餐而九座僅有田百畝專行化於福泉蒲  
釵四州至昇奉塑像遍歷人門藉以取給皆符囊向  
日之語鄭景實說

此段原文

而造此假聞招呼之聲... 謂曰吾何人而利其... 其君

抄

送引再請帝中... 不應... 類

中入耶曰然曰何以... 遠則心所...

所感發若大神仙之... 正其... 與...

遂及長生日金丹... 如... 其... 亦...

夫... 金丹... 命...

及何... 金丹... 命...

者... 金丹... 命...

香... 金丹... 命...

了... 金丹... 命...

乎... 金丹... 命...

志... 金丹... 命...

結... 金丹... 命...

續以字刻校此段後... 誤此可據矣

結... 金丹... 命...

結... 金丹... 命...

結... 金丹... 命...

結... 金丹... 命...

夷堅支癸卷第八十二事

黃德昭事太宗

淳熙十三年福州科舉進士黃德昭經營就牒赴兩浙轉運司試行次建寧驟得疾四體發熱昏、不知人於醒夢間見一長人介冑當前叱起之曰汝當服事唐太宗安得在此宜速歸之言之至舟遂不見德昭私念今距唐朝五百年年吾為生人如何能服事古帝且業已至此名為避親詎可却回將何詞以告朋舊會薄晚小間復登塗宿於前店疾益甚又覩長人立於側罵曰汝不信吾言必死於此始大惧明

日遽南轅才行二三里神思頓清又明日洒然如平常既抵鄉里旋投納試卷向者以毛氏詩應舉慮取人數窄而素於詞賦留意乃用賦求售試日出太宗功被九歌為題不勝踊躍以為神告者此也他人多只數叙功業惟德昭以太宗比大禹為說主司讀之激賞謂為擅場之作列於高等然次年下第竟終於布衣

游伯虎

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業貧僅能啟小茶肆食常不足夫婦每相與愁嘆淳熙甲辰歲一道人行乞到門

就坐啜茶適聞其語笑而謂之曰不須過憂已有好  
兒子尚何足慮只一件事理會不得既做秀才解發  
過省及第了便着紫公服繫金腰帶却手足不把牙  
笏此何理也哉俄見柱間倚一黑圓杖指之曰此是  
帝其所執也游翁以所談無根帝不荅之只一子伯虎  
能讀書作文且習弓矢騎射詞場荐不利遂應科舉  
慶元二年中絕倫第三人例賜塗金束帶除沿海制  
置水軍計議官正持杖以謁制帥畫符前說相去正  
一紀初伯虎入都待試夢已化為虎與他虎鬪不勝  
遭壓焉及是榜唱名永喜周虎為魁首又與夢協



雪峯宗一

住住雪峯長老宗一以淳熙九年來駐持錫兩歲於寺

建毗盧閣安貯藏經規範雄偉它所營立皆祿是而  
挽緣行解為衲子依投席下屢滿屢欲謝退輒不諧  
紹熙五年忽命擊鼓集眾升座演法既而言曰四方  
作

名山大刹如雪峯者能幾處老僧住主五六院多不  
過三兩載今乃濫居此地不覺十三年無德無能唯  
以久占禪席便當引去以避賢路迨反室其徒意為  
打包潛竄有欲束裝從行者已乃奄然坐亡時俗壽  
七十八矣福府迎致長芦元聰代之至方丈數月夢

一公來謂已曰茲我所處汝那得擅據聰曰和尚何為出此言也世緣既竟歸於大空故吾得承之正是吾曹平生着意處焉用問一曰吾非常、戀着者比知弟誘掖後輩振揚宗風故特來助喜然弟於此山詣緣薄行且之它遂告別聰寤携香携其塔祝謝後二

年果膺救命徒徑山

右二事  
偃孫說

徐謙山人

永寧寺羅漢院萃衆童行本錢啟質庫儲其息以買度牒謂之長生庫鄱陽并諸邑無問禪律悉為之院徒僧行政擇其徒智禧主掌出入慶元三年四月二十

九日將結月簿點檢架物失去一金釵遍索厨櫃不  
可見禧窘甚聞寺外徐謙山人者占術頗驗往卜之  
封成曰物已傳出外而盜身不動元非他人乃常所  
使小奴耳急向北方察訪尚可待苟或稽緩將化為  
烏有禧因用其說教行未緝然無策能致敗露坐不  
復

復

安席徐扣之徐再消詳曰此去五日定有信所謂小  
奴者每至鄰家與民婦狎指頭銀釵曰何不買金來  
打造婦突曰汝真是不曉事我如何有錢辦此奴曰  
我恰有一隻若用得時減價售與汝傍有彭氏子竊  
聆其語明日戲之曰如果欲貨金釵我酌汝直奴諱

曰已分付吾兄了既涉歷兩三處事遂大彰僧即加  
執縛且杖之十數猶隱不言鞭打益急始服罪立取  
釵至于是痛捷而逐之行政說

楊道珍醫

饒州黥卒楊道珍本係建康兵籍以罪配隸因徙家  
定居且稱道人素善醫而尤工鍼灸市民余百三苦  
鼻衄沉篤更十數醫弗效最後招楊視之其家啟肆  
販繒帛近年以來資力頗贍楊深有所邀需余妻上  
臥官氏許以三十千方為領畧令病者臨於門扇上按  
兩井肩間齊揀兩鍼才一呼吸罷衄立止舉休頓輕

余氏不勝喜如所約以醇又別致謝王溫州季光於  
丁巳之春亦感此疾綿延歲月親朋競至善方莫能  
愈或導楊往治隨鍼即差一官人寵妾懷妊八閱月  
朝夕憊、困卧乏力飲食不下咽自不能言其痛撓  
處揚為診脉而曰此非好孕正恐是鬼胎耳其家皆  
譁怒不平出語訶責揚曰何必你他日當知之吾今  
不敢用藥但且如常時服安胎藥壯脾圓散可也自  
此稍能餐粥後兩月就蓐其腹自受孕即皤然與常  
狀異及是乃產一物小如拳壯類水蛙始信為鬼胎不

疑少陸說

趙十七總幹

唐宋令犬有神力以一手挾太學講堂柱持同房生  
衣壓於下須其重設乃出之又或夢吞水枯不盡四  
足者此事今亦時有東武趙恬季和之子十七總幹  
壯歲夢吞一牛自是膂力過人百倍居福州城中與  
一僧善每從喚索酒饌所啖肉非數斤酒非斗所不  
能醉飽僧每勉為供設久而頗厭趙戲懷其袈裟寘  
於廊廡間大柱下已而捨去僧窘愧經日無由可揭  
取亟治具延謝乃談笑舉柱蹴還之常暫寓泊西禪  
寺出外夜歸閣僕拒不納呼叫稍久怒擊其扉者丹

且排撞門頗少焉。双扉及木楔悉墮地。其聲如雷。寺人皆驚起。又赴調入都。自衢僦小舟。携兩僕俱。舟人妾偶非良善。忘意篋中之藏。輒萌戕害計。到一村步。四

無居人。謂趙曰：少住片時。當買酒來。蓋欲飲之。至醉。趙覺其詐。思所以待之。望其去。稍遠。見一席倚倉板。銘上纏絆甚緊。解視之。正貯一尖刃。刀鋒芒銘利其人。有一子。趙戒僕曰：听我高聲。則投之水中。俄而提酒至。趙亦岸迎就之。乃示以刃。曰：汝欲用此杀我乎。奮拳痛歐之。數十攀大竹一根。執縛於杪。而縱竹使起。去地已數尺。惡子既溺。趙乃令僕捨舟陸行。予與李

和為朋舊識諸子於邗角時未聞亦不記其姓名也  
其弟謙說

### 李大哥

饒州天慶觀後居民李小一以製造通草花朵為業  
慶元三年三月十七日病亡經夕即埋瘞至二十三  
日術士徐謙盤於市過土井巷西間十數步外有人  
相呼審听乃李也既作揖跪而奔趨謙素與相善雖  
瞽目冥行認其已死駭曰李大哥已下世多日了何  
故在此且又忽適應曰我今雖非世人偶有一事急  
及要幹當不得已出來鞋子也着不輒問何事曰第二



其語遂不見又四日謙專詣李氏告之長女曰尔父壽  
終之後我却曾撞着它說道家有病者果否女曰妹  
子實然當二十二日正危之次髻髻見父在床前拊  
之曰二姐你莫煩惱我與你催促醫人下藥管取安  
好妹久昏眩不醒是夜頓蘇今十成無事但未敢出  
風耳其言與謙之說同於是一家皆悲哭幽冥異路  
猶拳、於兒女間如此

徐謙說

### 魯四公

饒州市販細民魯四公賣豬羊血為羹售人以養妻

子曰所得不能過二百錢然安貧守分未嘗與鄰里  
有一語致爭慶元二年二月正負擔於德化橋上買  
曰者頗集一村獠如師巫之狀從其求金魯白方分羹  
冗室小須當與汝巫譖笑捨去俄傾釜中熱汁皆冷  
如堅冰買者置筋不食而散魯蓋素能作法且又精  
至深悟其所以然對衆微嘆即滅火而歸旋搏泥十  
塊置於炷皂口解衣就枕睡巫它處丐索滿至還抓  
邱忽腹內若熾炭跳擲忍痛固知早求之非以實告  
主人主人曰魯公尊法一城推重安得輕犯之巫惧  
倩小兒引往其門設拜十教自通姓第為周三魯不

荅周痛益甚現者悉云且恕它得否曾頓首反室盡  
灶去皂下物周立愈沽酒謝罪明日復携隻鷄斗酒來  
愿為弟子傳其學魯不許至今本業如故

閣山排軍

饒民朱三者市井惡少輩也能疤治素臘亦僅自給  
胛袂臂股胷背皆刺文綉每歲郡人迎諸神必攘袂於七  
聖袂隊中為上首淳熙己酉歲將往閣山糴油麻其  
妻曰我聞彼處不清潔况汝所習此般伎倆如何去  
得朱曰我以少護身自有措無柰我何所善多勸止  
之又詢於卜者其兆亦然皆不听持千錢以行過一

淫祠叱其像曰俟我回來與汝理會及事畢欲還城  
復至祠前便覺黑氣繖繞急施法解戰畧無驗白他  
人聞暗中怒聲言與汝非冤何故罵我交關近暮仆  
於棒下而死明日父母方知之慮為同輩訛笑就行  
火尸其夕託夢訴其死本末且又告母曰可多買草  
鞋焚火今已拘充排軍了自此無復敢歸嗚咽而訣  
時方二十六歲

麗池魚箔

鄱陽麗池村無田疇諸孱累世居之採木於山捕魚  
於湖以為生業邑境多有淫巫每游歷人門謁覓錢

谷酒由須隨其所勻斟酌應之可不但已否則能為  
害崇其當得陂池利者乘秋冬之交水淺源涸必遍  
畧施棧箔遮闌界內俟歲杪則四環固怙率竭澤取之  
紹熙二年聶氏子弟百三郎者主其柄不甚待外巫  
巫乃密至陂所步訣呪禁迨舉網空無一魚聶子訪  
知所以然屢邀它巫解釋殊弗効歎莫測一夕月下  
聞巨魚跳擲急視之乃一雙頭小鯉隨波舞泳絕以  
欲為怪方以擊之俄復躍出或言此蓋彼所投木符幻  
狀變相戲弄非真魚也復數日岸上人咸見異物壯如  
蛟螭衝棧箔盡破徑望彭蠡而去魚以萬計接續從

之出至漁者並肩而立付之無可柰何而退

李小五官人

李者俊子壽淳熙二年為兩浙轉運司主管官其弟  
耆碩子大白嵎縣解官來館于公宇送還小吏劉廣  
立于司前橋上遇一官人坐轎中轎之制作極草、  
兩卒負籠篋先牌題云李從事問廣曰那處是李主  
管所廣指示之且奔告于大從事又其弟耆壽也喜  
而出迎乃畧無所覩尋常諸李旅人入都多泊舟於  
河下沈氏客邸及吳山上扁鵲堂散誕訪審皆不見  
子大甚駭率子壽諸郎步往沙河塘試加物色俄一

家僕從會稽連夜疾行喘汗而至報言小五官人因  
醉飽而得病昨日已殂所謂從事者也廣蓋見其遺  
菟云 呂德鄉說

### 吳師顏

大史局令史吳師顏在京師時已世為日官及渡江  
掌其職者猶二十年居於臨安橋下也 紹興壬

戌秋以旬休不入局或詣其家邀之出袖相近茶肆  
款話若素所厚善者從容久之客先起吳忽仆於地  
衣裳有血汗濕主人視之死矣一、手揮於腹間走  
報其子澤奔趨而至遭傷處洞貫腸胃莫識刺客為

誰但執主人告官坐獄數月鞠不成府尹以為不應  
白晝於都市中敢行杀害憐其無辜久受猶受杖乃  
得釋擇繼代父任今為春官大夫判太史局予嘗質  
以此事云殆是宿生冤業耳



夷堅支癸卷第九十事

沈大夫磨勘

朝請沈大夫用年勞詣銓曹求轉朝議為吏所扼有弟官中都呼其小吏與之錢十千使訪此吏端的姓名及居止處吏喜甚他日告曰已得之即導往官巷伺於客邸須其人自省歸吏持刺迎白曰沈大夫拜謁逡巡不領畧曰吾身為胥吏豈得與官員抗禮謙揖往反始延坐須史沈啟言某當磨勘而以憂制歲月小不圓受沮正賞限圓一階視它秩不同利害甚切愿垂護念袖出銀一笏授之曰聊以奉筆札費愕

然曰此為何名而非理賄我沈曰吾欲賑濟名官民  
出我懷而入君手定無漏泄之慮苟為不納微誠是  
君有心敗吾事耳吏沉吟若不得已及受之揖使少  
待自造左畔一室良久持一紙示沈曰依此書寫訴  
諸尚書讀之大抵指考功主事陳仲夷吹毛求疵擬  
邀厚賂且引某人、、例乞送棘寺或臨安鞠治而  
寘于理廣為姦昏舞文之戒沈謝曰詞意詳盡皆吾  
心所欲剖露而不能者敢問陳主事安在矣曰即我  
也沈曰既受教於君何容相訴曰無傷也明日尚書  
朝退部沈持狀自言陳生在傍切反目而視尚書

責問頗峻陳詆沈以為不可行詞色頗悖尚書叱使去曰今日不書鈔當送獄陳羞憤吐、而退至晚文書遂成沈後屢語人以為省部事無巨細盡出此書手若挾責臨之愈生節目吾所費至微然能撼之者蓋尋常士大夫行賅經涉非一及真入主吏家不能十二茲乃悉得之故其應如嚮予親聞之於沈云

吳六競渡

慶元三年四月鄱陽小民循故例競渡於鄱江率皆忘賴惡子又無衣裝結束唯袒褐布禪終日鳴金喧噪下上又有持酒賞犒或以六七撥棹者往、酣醉

才東西位遇各叫呼相高稍近則拋石互擊甚至者  
射弩放彈蚤遭傷疾亦不告官五月二日東湖一船  
沈與南岸一舡鬪薄暮不解湖舡遂船所載五十人盡  
存溺叫呼乞救時已曠黑莫能審其在亡明旦檢勘獨  
不見吳六同舟之人遍處尋覓得其尸於二十里之  
碎外双港津頭左股已粹於魚腹矣州學士人言吳生  
本陽步村民長過五尺滿身雕青狠悞不遜淳熙間  
棄其父母而來城下寄食於學前菜園家受傭作雅  
善操舟專捕魚取給且復健走嘗為齋僕凡科舉及  
堂補試揭榜必為報捷先鋒徧飲酒炙仍分錢居多

孀

衆不敢校所積漸滋因取婦初永平監兵方五死霜  
妻猶居營私釀酒每用中夜雇漁艇運致傳入街市  
酒店隔數日始取其直常使吳輔行前三年方妻挾  
八歲兒俱出掠十數年還寘舟內到新橋暴風起兒  
驚惧出掠能安遂墮水母遽引手援得之吳利其資  
翻擠墮於中流夜深人靜更無見者吳以兩千付乃  
氏云皆傾覆湖心僅攬得此方只一子既併命鄰里  
共為撈尸斂之子母尚相持不捨它園丁見吳卞有  
錢稍知其故以利害不關亦弗問今年春吳與等輩  
張網明水中呼曰吳六尔却元來這裏如是者三余

吳

人怪之吳惧然怖汗強自激昂磨刀向之曰落水鬼  
敢尔才出来便一刀兩段叱之至再聲乃息然自後  
眠食不自安是日正揮挺勃跳頓足高視傲睨之氣  
旁若無人俄而及於禍最能汨汨急湍中有若平  
地豈料竟死于拍浮蓋方氏冤厲之報彰灼也

陸說

周少

衡州司戶妻

衡州某司戶之妻盛年有姿色與同官家往來和柔  
謙下皆得其歡心但每睡時常開口伸舌而舌表兩  
岐夫積以驚異密言於曹掾云吾聞蛇舌如是今

室賢空亦然何也因晝寢乃使視之妻似覺為人所窺  
至暮泣與夫曰與君緣分止此行當永訣明日而病  
頃刻而沉篤遺言我死後殯斂了切莫開棺方當暑  
天恐形容易敗空招憎惡身再三申約遂亡翌旦就  
具木其家近在旁郡走介報曰三日父母來云初不聞  
有疾何為遽尔必欲覘其尸夫以所戒告母疑非善  
終因啟之則一蛇蟠曲於中衣裳冠履如蛻悲駭慟  
親絕亟舁出野寺焚之趙彥迂儒林時在衙實所視見

東塔寺莊風災

鄱陽城下東塔寺與城北芝山禪院皆有田在崇德

鄉疇壤相接耕農散居慶元三年五月一日農人男女盡詣田插稻秧唯數歲小兒乃陪老疾者守舍當晝雨作驚雷震天東塔四僕家皆遭狂風之暴先捲屋上茅翔舞狼藉已則椽椽梁楹窓戶床榻一切掀蕩若有人拆拽拋擲其聲洶、不可復辨老弱呼叫奔走半日始定凡窳室處垣為平地人幸而得免難

坦  
犬不一存近處桑木連根拔起投於數丈之外四家生、之具掃空被禍之酷蓋去死無幾後兩日芝山甲首備其事告主僧自慶其獨脫大厄或謂此四僕者好屠牛以故獲謹



鄧氏小兒

東湖薦福長老了與住持且出歲俄病背疽才小愈復結賢癰終以破腹而亡紹熙三年五月郡士鄧侃夢其捧櫻珠一顆圓瑩可鑑以畀之侃引手承接誤墜地碎矣驚而覺時與亡已數年明日侃妻陳氏誕一男子乃具所夢告於兄仁曰婦得雄固慰人意但碎珠之兆恐不能佳仁解之曰瓊珠碎却圓以團老名之可也兒在襁褓中無病惱及能食啖以肉輒吐與餅餌蔬筍則喜稍能移步望僧過則笑呼捉其襟追隨弗捨母拊之曰送汝去寺院做行者服事和尚

詰

即歡躍問往妙果寺如何搖頭不應遍舉諸刹皆然  
至言東湖便請行乃從奘乞名伴出家而製小直掇  
與着每日使僕抱諸方丈所居在槐花巷裏才還又  
索去慶元二年甫五歲矣忽若淋疾旋瘡發腎下顧  
母曰奘兄喚我歸來將酸餠糖糕與我母深憂之既  
而亦以暴下而夭畧與奘同蓋十一月下旬之二日  
也晉之姪與之最善方其病時戲謂之曰和尚異世  
肯來吾家乎曰官門纏繞人未必許我出家耳其後  
夢如平生招之入不雇而去然竟托身鄧氏得非宿  
緣乎

鯉魚玉印

淳熙中明州士人往臨安赴省試舟過曹娥江漁叟  
持巨鯉重七八斤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撥刺不止士  
膾必人愛其腴鮮擬到日斫繪延客適天色微煖慮不餒  
腐使僕作鮓既剖腹於中得小玉印溫潤潔白刻兩  
篆字不能識人朴野元不料為奇物漫收藏於笥  
至都城旅舍留頗久資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出  
以誇示然但領價五千商酬五之三士喜所獲數倍  
即付與此商亦非博雅者只挂於擔上經德壽宮門  
提舉張去為下直車中覘望取而翫視命隨詣其宅

問得所處且扣其價亦僅求五千如數與之而佩於  
腰間它日光堯太上見之曰汝何處得此具以奏聖  
情憮然曰此我故物京師玉冊官錫德基字甚工建  
炎已酉避狄於海上誤墜水中今四五十年矣不謂  
復落吾目詔賜去為錢二千而別以千貫令訪授士  
人云 李大東說

焦母大錢

鄱陽焦德一吉甫之母鄒氏平生向善寡言母不談  
人是非唯篤志奉佛只生一子使肄習儒業師友往  
來家雖單貧而供億不倦紹熙二十二年春正在堂

上一物從空中墜於坐隅躑躅不已俯拾而視之乃  
崇寧當三大錢也自喜曰吾昔日聞張氏獲飛鳩所  
安御銅鈞即佩之其後為福累世後知今日無是事乎  
遽縛於衣帶串絆甚緊未嘗須臾去身淳熙十年冬  
賴忽透出躍几門捫摸腰間全數為人解結取去殊以  
疑駭休咎之應皆莫能測知越一日

太上皇后慶壽赦書到郡命官未升朝而母年七十  
者得加封士人曾鄉貢者亦然鄧氏時年八十有二  
綸矣德一以庚子歲預薦遂沾此恩受論誥為孺人始  
驗錢之躍出似相報也後二年中冬不覺失之穷人

力搜出索弗獲亟為之不樂是夕情思頓不佳遲明  
命子婦速具蕩沐盥手濯足合常瞻敬四方鬼在孫  
坐 在傍戒使勤學跌然湛然而逝初鄧氏壯歲常苦氣  
疾遇發時頗劇自佩錢至老三十三年故恙如洗耳  
目聰明步履彊健至於灯下穿針縫紉或半夜乃就  
枕後生所不能及

蕪湖項氏子

恩蕪湖江公忠以特恩入官淳熙末為鄱陽西尉言其  
姻家項國華以紹興丁巳年生八九歲時惡瘡生於  
臂肘更外科醫十輩療之弗効父母憐愛備至嘗挾

之出門嬉翫從倚過一道人開口多鬚身長七尺父  
訝其異迎揖之道人駐立凝目視病子曰何不教服  
前執四物湯煎熟見予噓呵按熨父將邀入飲之酒固辭

翻然而去父用所戒即治此藥服之愈三年療如初  
然藥不輟於口方春日戶外楊柳枝方新成行一鳥  
鳴其上見望之甚喜悅欲取之而高不可升此念絲  
起遽覺身輕乎羽在柳梢自是益以趨捷意之所如  
無遠近立到常騰超太空其高無際鸞鶴之飛亦在  
其下恐太高則入杳冥將不能反又慮貽親憂不敢  
放肆而父母未知之也會上元之夕所親戲之曰我

可聞汝能飛空行游今夜寧國府極好燈何以去一看  
兒笑曰此固不難過然躡虛疾如鳥翼三鼓後還家  
脩說所見某事某故它日驗之而信瘡亦良愈至十  
六歲娶妻始不能飛江尉之子碩壻也故得其詳江  
今為江州司法其母壽滿百而步履若少年嘗赴郡  
守王叔明宴集坐終集不倦石門鎮士人陳六奇與  
江有雅契慶元、年冬赴省試枉道訪之因見國華  
欣然而長儀格近道久當不凡也  
右二事焦吉甫說  
此段聞之於六奇

東流道人



池州東流縣村墟常有少年數輩相聚於酒店賭博  
賣杖各齎錢二三千被酒戰酣一道人顏狀獷武策鉄柱  
戲枝傲睨其傍曰添我一分同錢得乎衆相視雜言不

可始應之曰鄉民小、作劇不足煩先生其人必欲  
賭預席衆不得已曰如此便請入社既樂跚圍坐乃笑  
曰忘記帶錢來且劉親俟了後結筭若我輸却當一

一奉還滿座同詞言焉有是理不將一錢隨身如何  
賭得道人怒目曰汝曹任意唱五唱六偏不着我勃  
然變色撞腕索鬪少年中兩人最不堪且又恃衆交  
口云是曰肆罵至去定見个配軍賊道人奮起毆兩背各一

示

拳登時氣絕搖撼不醒或走報鄰甲或只遙望惧其  
佚去則必牽連入獄稍近前為拘執之勢道人提拄  
杖之曰來則就死洋、而行店人以行皆遮兩尸候  
里正及縣檢驗至夜尸忽作聲蹶起守者大叫有鬼  
奔而出兩人曰何我曾死且來听說仔細稍、還就  
之云日午正賭之次被一道人邀我去吃酒痛飲二  
十盞不覺大醉所以困卧於此今已豁然衆猶疑不  
信共坐到天明果不死道人莫知所之

申先生

紹熙初江湖群盜不靖鄱陽城內雖不懼兵危人煙

亦蕭疎淮客申先生者售藥於市東平雍友文陰察  
其有道術往拜之愿為弟子見其每出賣一小釜隨  
所至為皂滿貯水燒熟而布青綠黃朱雜色於上徐  
用牙篋撥開便成長林絕島飛鳥翔集或作群山夾  
江漁艇煙雨或士女春遊或詩人緩轡日、不同頗  
類所謂沙書者友文乘間咨扣一二笑云只爬剔頭  
垢投一豆許衆色自然凝結不敢乃信手指畫耳無  
它竒也將退即將舉而弃之留半年而去友文意不  
得其要領於是學醫

右二事皆  
雍友文說

夷堅支癸卷第九

夷堅支癸卷第十

硬脚道人

慶元二年夏秋間饒市一丐者自稱硬脚道士大夫僧民頗談其異予凡三遇之其一在判官所門外街右臺上寘兩股酣睡而上躰虛無所着其一在慶善橋北石欄柱表承日光端立鋪一紙於地曰緣化四十九錢忽躍下則已滿數振衣而歸其立仍立石奉上而拳起一足或至三時始下今不知所終

淳化殿榜

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有道術能出神遊天庭或閱十數刻乃反淳化二年癸巳冬嘗至一洞府見西

仙官對坐共談其一曰來春進士榜有三個宰相所  
恨一人極低將如之何其一日高下已定不可易也  
獨料甲尚堪致力不若以第二甲為第一甲若拙既  
覺與其徒言之但不曉其何以致力明年大廷唱名  
時宮禁適有誕彌之喜天顏悅懌顧侍臣曰第一甲  
可多放幾人教止即止遂以次臚傳上意亦忽、忘  
之過三百名方悟遽曰止是歲孫何為狀頭凡放三  
百五十三人而居一甲者三百有二余皆為第二甲  
丁晉公謂為第四人王真公欽若第十一張鄧公士

遂乃在二百六十所謂極低者也國朝以來臨軒賜  
科第未有曷甲若是其多者鄧公三人相致仕後嘗  
還其鄉光化因遊武當若拙弟子備道其事馬永卿  
為浙川令聞之於鄂鄉士人劉可云

蔡確執政夢

斯  
蔡忠懷公確少年日夢當為執政仍有人告之曰俟  
汝父作狀元時思其証也覺而大笑謂人曰鬼物乃  
相戲乎吾父老矣方致仕自佚豈復作有狀元之理  
確以元豐二年五月自御史中丞拜叅知政事時其  
父久已沒五年三月確侍殿上听唱進士舉人名南

叙州黃裳居首選確不覺大驚蓋父名黃裳也黃裳本泉州人清正恬退仕至鎮安軍節度推官而告老得右贊善大夫遂徙居於陳

### 古塔主

南康建昌縣雲居山大禪刹也所侍五通甚靈異名為安樂神居於塔上常出與監寺僧語言無間其形其聲全如五六歲兒紹聖元年忽謂僧云古塔主得知江州今日出都門了時佛印師了元為長老明日僧具以告元笑曰說與婁鬼子莫要乾道僧回以語神神曰塔主非以到泗州遣急脚某人齎書來與堂



頭矣僧復往白之師不答後半月又云日午書堂至如期果有黃衣卒以新知江州彭侍制書至方悟彭器資尚書乃古塔主後身也初范文正公守鄱陽以母忌預請芝山寺僧誦金剛經夜夢母云得古佛經半卷已超升矣明日入山有暫到僧曰古塔主扣之果如夢中語戲云何不看畢曰好物不須多會薦福缺住持即自草疏請古往於是始出世每禪問予語輒應曰莫至於舟三今榜法堂曰莫、此故也時彭公猶未生彭治九江數月而卒壽終五十四其為人清修淡漠真有自来

右三事見馬耒鄉懶真錄古塔主頗未盡予以所聞正之也

項彥吹笛

饒兵項彥好吹笛遇休暇無事常獨往芝山登五老  
峯賞傲風月當其得意至於忘歸紹熙四年十月約  
儔侶數輩同游彥方二十二歲最先行已而諸人不  
至笛聲正喧忽聞左側語音起望之一婦人也青衣  
黃裙以綃帛包新茶嫩芽茶四五葉在手彥頗懼欲  
下山婦云哥、且穩便我自尋吳九問為誰曰我家  
地客遣就近處修屋慮其不謹故來視之便十余日  
未得了與彥茶兩葉食之甚美臨去又囑曰早晚得  
工夫時更來吹笛彥曰諾遂歸自是不間陰晴持賂

禱請於卒長飯罷輒至婦已先在彼綢繆款接其父  
深以為疑試隨於後婦匿不肯出彥回顧見父愠曰  
可知道壞我事故、障得我遂如喪心到家擊破物  
件什器不容訶止若出城遊蕩則意能歡愜今隸役  
鑄錢使者衙每歲十月皆然唯過中冬則稍妥帖一  
箇不暫离腰間父累邀行法人攝治未覩厥効也

王資道及第

天台王居敬字簡鄉淳熙十三年以布衣經過衢州  
謁劉樞幹問命劉元不知其名即書云此命富貴但  
名下一字係舊廟諱今雖已祧遷終不可達天听王

大駭既選亟改為居安而字資道再詣劉肆劉喜而  
迎曰今名甚利絕於魁天下而居官乃在水邊須待  
闕十年以上王黜嗤笑其妄曰烏有在魁甲而需久  
次之理來春省第二人奏名未廷對間在太學舊齋  
宿泊鑷工李松詣之再拜曰來賀狀元王相戲侮  
咄之松曰那敢尔夜得一夢極審上舍必做第三名  
狀元王方詢扣其說曰夢如常時入學逢一老翁立  
門左語曰今年學出狀元松請姓名翁遲、不出  
口久而言作殿試第三人者即省試第二人以是知  
為君不疑也追唱名果符所說李松求賞乃以為期

集所上名親事官在局月余得餐錢數十千王調徽  
推州官已而連遭家難留滯恰十年始幹辦江東刑  
獄公事盡合劉占書

林秀才鷄

福州城內市人林生居於府倉側淳熙己酉八月將  
入舉場令家人殺所畜鬪鷄以充饌方呼僕執縛鷄  
奮飛出外徑投大中寺法堂屏伏禪坐下距林氏蓋  
三百步而遠長老偶在一室讀語錄聞其勃跳窘怖  
之聲出視之正見林秀才追逐而至便擬搏取曰是  
我家物也僧曰既已遁脫來此豈非命當未盡願施

與茲寺充長生報曉可乎林曰貴刹自有行者打鐘  
供此賤矣何假此禽僧曰非是之謂也因為演揚緣  
警法相報復之義勸驚之林即順听乃付之庫下日飼  
以谷一升後七年當景辰之冬予大兒携家寓居以  
印俟解邗鷄尚存其高二尺余雄俊之狀殊非它比

劉自虛斬鬼

福州紫極宮道士劉自虛以正法為人治邪祟雖頗  
有効驗然賦性誕妄留意財賄且好大言自銜鬻每  
對客稱我前月中在西門某家考治手斬三鬼血滿  
銀鐲數日前在東廓某家亦斬其二皆流血赫然大

率一月之內無慮主斬誅數十鬼也梁緄大仲夙能  
行法深嫉其欺妄欲摧沮之因訪所親款曲偶及劉  
驅制妖魅之妙咨嘆不已梁笑曰劉本無術但架空  
云嚇人耳君可詐去家有崇召使來我當暴其姦以獻  
一笑即遣邀之劉至梁告之曰吾與是家雅故目覩  
憂窘合為致力然度非一人所可了我請先不克則  
子繼之劉曰諾梁曰我本信步到此不曾携劍來借  
劉取付之又曰吾法印却隨行只在小僕處今出外  
取入良久而還執印誦呪訣禹步數而置劍袖中俄  
叱曰神將速擲之地流血津、顧劉而笑曰幸不辱

命俯首羞忤不敢荅密遁去所親之家捧腹大噉自  
是聲光日削浸革故態梁吉人云此是戲術須摘一  
草藥淬劍却須鞘內才見風則赤如血復點滴沾濃  
全如刃傷渠所用以斯世者吾亦能之聊發其宿愆  
俾知省愧予二孫僮僂嘗聞之云不應輒誦呪訣媒  
翫心灵曰那敢尔但默念修真秘要不緊切處姑以  
藉口副急僮後見道人林無、云此草名為紫背天  
渠與虎耳相類其色上青下紫更濟以他藥可煨炒  
砒硫黃之屬究其功用非止血劔鋒而止也

雷州雷道士



雷州天慶觀道士病心急累歲遇發作時冥、無所  
覺雖赴蹈湯火亦不自知童奴困於防護或小間則  
几如痴兒不語笑而膏肓掣扁呻叫竟夕淳熙間一  
夜遇三鼓掘几危坐忽有客敲門問何人厲聲應曰  
我似有怒意道士曰夜漏甚深觀門又閉如何旋入  
得來汝定是鬼曰若不啟戶我是有道理儀双扉軋  
然已在前立須拂腰身絕長大全如禁衛行門且  
罵且笑曰吾聞汝抱奇疾持、相救乃反行閉拒仍  
以我為異物邪道士惧其毒擊躬身遜謝客怒色少  
霽顧童子取水一盃水至起刮壁土置地上捺身中  
垢膩併以水搏和捏為一小丸授道士道士嫌其不

潔未遽領又怒曰喫了便安樂無事而不吾信是只  
要速死耳道士勉接取以余水吞之即覺滿腹精液  
流轉頓異常日但痛處愈甚不敢言少頃客揮手告  
去明旦同侶來問訊訝其神采向別扣所以然或回  
顧壁上於刮土處畫一呂真人像左手燃須下手垂  
下風儀飄放奕、神仙之容不可贊述仍題七言絕  
句於傍病者即健彊若未嘗被福州士人林士華得  
其事獨忘其詩及道士姓名

相太學道人

紹興十二年臨安始建太學於衆安橋北基址已定  
兩道人不知名通門注視其一與人言好一個去處  
將來士子雲集必出大魁鄉佐貴人比肩接踵只恐  
不出宰相其一人笑曰汝眼力見不盡若向東一處  
却大勝此狀元宰相皆有之語聞於朝時營創且成  
指不容改作於是用所措者立貢院興學以來到今五  
十五年自乙丑至丙辰凡十八榜英俊輩出遊庠序  
擢第者幾二千人侍從執政不可勝數而未有真相  
其膺此選者悉由鄉舉策名馴至極品如福廣唐黃  
德潤洽天台陳叔晉發蒲田鄭惠叔僑乃自學起家

皆位元樞臨當大拜而並出典藩頗符道人之言料  
它日必有破天荒者

### 安國寺觀音

饒州安國寺方丈中有觀音塑像一龕民俗祈請多  
有神應慶元二年七月寓士許洄妻孫氏懷妊臨產  
乳醫守視自夜半至平旦乃泰然如常又兩月後擬  
就奪將產之際危痛萬狀孫默禱觀音乞垂哀護令  
其子持淨油一盞点照像前冢素貧不能廣施願力  
所居迤大室長老了祥日前聞其聲音之聲深為不  
忍因其油至命童行滅宿燈而燃所施者自為焚香

啟白曰許洄妻孫氏感恩以來閱十三個月未得免  
身被家四壁空、二膳不足燈油微矣而出於誠心  
望菩薩慈悲賜其母子團圓平善亦使隣近老僧得  
以安寢祝罷許之還孫正困卧榻蹬上恍惚如夢間  
見白髮婦人往來其前凡三返矍然興念是必觀音  
菩薩來救我也最後抱一金色木龍呼而與之孫氏  
授受驚寤才頃刻生男遂采夢兆名之曰龍孫此兒  
蓋辰生屬龍云洄說

温愷遇異人

乾道八年冬司馬李思侍郎鎮廣州下班祇應温愷

在帳下本淮北人謹畏純恪盡領府治諸局最蒙獎  
顧淳熙元年司馬召還慥送之詣關緣道陪其諸子  
淡論多涉其怪自云嘗遇異人而不肯言所以他日  
司馬到一郡泊驛舍呼喚語移時大相契合益以称  
賞後三年將赴泉州少駐會稽慥米參謁命館於書  
院設榻延之無就枕撤去衾席伸足指空而熟睡鼻  
息鳴雷迨告去留頌為別自此間有聲問雖外題為  
狀申某官及發視之但書頌一首或四句或八句皆  
意奧未易遽曉然徐味其詞徃徃如卦識觸事多驗  
旋祇役江西府師張兌仲徙卧赴俾送還時司馬奉

祠里居見之騅復留想累日辭歸汪然出涕曰今日  
與侍郎別勢無再瞻望出戶回首者再三又七年司  
馬卒慥亦不知安往司馬之子邈說

夷堅支癸卷第十

余喜蓄宋刻間收舊鈔之印歲因宋  
刻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出每以未得一見  
為恨遂屬夢華錄副以藏既此中丞  
以宋刻贈余向副本欲易去通即中  
有訪及洪氏著述者遂輟贈之此事  
已越三載矣後知余尚有鈔本黃  
望支并三志合併本在又央友購  
之宋二允其法蓋人各有其好



此好宗刻白一夷堅也有三種宗刻  
蓋曰最後所得夷堅者乙三卷之與  
四集本固故不教之也彼好新本  
而欲成合璧者故不輟贈以遂其  
好乎偽宋佞宋之癖天竟有以成  
之俾夷堅各終復遇一宗刻當又  
必錄副贈之也書此為券

乙亥孟夏  
復昌